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五十）

作者：陈勇



许友惠文师带领道亲作礼毕祈祷

续上期

第二十二天：
在新埠头亲历县长竞选
11月24日 星期四

早上十点钟，张裕后先生、吕秋花文师与荷妮一道，开车送我到两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厨闽，印尼名叫Tuban。公路一直沿着海岸蜿蜒蛇形，右边是绵延不断的山丘和平原，长满了青葱翠绿的各种热带植物，左边是浩瀚无边的大海，映照在晴空丽日之下，景色十分优美。可惜整个爪哇岛的北海岸以泥海滩为主，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开辟成海滨浴场。一路风尘，倒是星星点点见到了不少泊在岸边的渔船，在海风的吹拂下随着海浪轻轻地荡漾着，隐隐有“花满渚，酒满瓿，万顷波中得自由”的闲情逸致。

拉森是中爪哇省的最后一站，厨闽则是东爪哇省的桥头堡，位于省会泗水（Surabaya）和拉森的中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把这座城市叫做厨闽，因为即便也是厨闽的闽南语发音也与原名相去甚远。问过几个人，也都不知就里。厨闽的建城历史已经有七百多年，但是作为信奉印度教的满者伯夷（Madjapahit）的一个港口，它早在十一世纪就出现在汉文典籍中。十三世纪忽必烈舰队远征爪哇，其留下的一个船锚至今还保存在该市的个历史博物馆里。就是从十三世纪起，华人开始移民厨闽地区，后来郑和船队也到达过该地，带来一批移民。如今厨闽的人口在十万左右，其中华人占百分之十，约一万人。厨闽最著名的就是关圣庙（Klenteng Kwan Sing

Bio），庞大的寺庙建筑群正对着大海，庙门顶上塑着一尊硕大无朋的螃蟹，是其最显著的标志。厨闽地处中爪哇和东爪哇的交汇地带，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因此关圣庙每年吸引了大量来自印尼全国各地的华人到此朝圣。

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厨闽孔教会的道亲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巨大的欢迎条幅，挂在孔教礼堂的门楣上，使我受宠若惊。接待我的是东爪哇省孔教会主席刘国樑先生（Liu Pramono/Liu Kok Liong）和关圣庙主席黄卿群先生（Gunawan Putra Wirawan/Oei Ging Koen），两人都能说流利的中文。简短的交谈之后，他们把我安置在庙内一间客房内稍事休息，这是继双胶汉的福德庙之后，第二次住在庙内，既安静又方便，我欣然接受。关圣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内有一个供几百人同时用餐的食堂，全天十二小时开放。庙内还有几十间客房，供各地来朝圣的香客住宿，光是冲凉用的小洗澡间就有四十个，可见其规模之大。今天关圣庙的孔教礼堂没有宣道活动，但是六十公里之外的新埠头（Bojonegoro）却有，所以晚上的安排是我跟随厨闽礼堂的一群道亲前往新埠头参加

当地的孔教活动。

在关圣庙稍事休整之后，我便随着厨闽的孔教道亲挤上一辆礼堂专用的中巴，意气风发地向新埠头开拔。开车的是刘国樑先生，随行的还有一位姓王的文师，三个年轻的姑娘，其中一人是王文师的女儿，她们都是孔教青年团的积极分子。还有一个年轻的姓崔的小伙子，来自山东威海，在关圣庙的成人补习班教中文课。对鲜明的是，万里重洋之外的印华人正努力捍卫自己的传统信仰，小崔本人却是一个颇为虔诚的基督徒，他跟随大家去新埠头孔教礼堂是为了开开眼界。新埠头位于梭罗河冲积平原上，是一个农业大县，盛产烟草和柚木，最近几年还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全县人口一百多万，以爪哇人为主，华人占很小的比例。据刘国樑先生说，今晚新埠头的县长将带领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名叫奥托的教授到孔教礼堂参加活动，该教授正好在当地就宗教和谐与宽容问题做田野调查。

傍晚六点钟，我们到达了新埠头的福绥庙（Klenteng Hok Swie Bio），也就是当地孔教礼堂的所在地，庙门口已经三三两两聚焦了一些人，

正在热络地闲聊着。跟印尼其他地方的华人寺庙一样，福绥庙也是以喜庆的红色为主色调，大门上方雕塑着二龙抢珠，宽敞的院落整洁有致，大殿门口摆着一口铮亮的黄铜香炉。这个庙也是三教合一，儒释道三教的神祇在庙里和谐共处，其乐融融。新埠头孔教会的主席姓张，长得高大魁梧，在当地从事烟草业，颇有所成。有趣的是，在闲聊的人群中，有一位从江西南昌远嫁到新埠头的年轻妇女，当她突然见到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倍感惊喜和兴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没有佳节，但她如数家珍地向我述说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见证着一个远嫁异乡的年轻女子的坚强和无奈。她不是孔教信徒，到福绥庙是烧烧香，顺便跟华人朋友聊聊天。通过与她闲聊，我才得知当地孔教道亲俨然已经把我当作了孔教的传教士，我尚未到达，消息已经传遍了华人圈子。仔细想想，可能是几天前与徐再英学师一道去日惹、文池兰和马吉冷的孔教礼堂走访联络道亲以后，给大家心头留下的烙印。